

唐诗研究系列



唐诗比较研究

TANGSHI BIJIAO YANJIU

◎ 房日晰 著

安徽大学出版社

唐诗比较研究

房日晰 著

安徽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唐诗比较研究/房日晰著. —合肥:安徽大学出版社,
2004. 12

(唐诗研究系列)

ISBN 7-81052-951-X

I. 唐... II. 房... III. 唐诗—对比研究

IV. 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25489 号

唐 诗 比 较 研 究

房日晰 著

出版发行	安徽大学出版社	经 销	新华书店
	(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)	印 刷	合肥远东印务有限公司
联系电话	编辑室 0551-5108241	开 本	850×1168 1/32
	发行部 0551-5107716	印 张	11.375
电子信箱	ahdxchps@mail.hf.ah.cn	字 数	256 千
责任编辑	彭君华	版 次	2005年2月第1版
封面设计	孟献辉	印 次	2006年11月第2次印刷

ISBN 7-81052-951-X/I·67

定价 20.50 元

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
叙 论

由于诗歌自身的发展演进以至趋于成熟与完美,又恰逢唐代适于发展诗歌的丰厚土壤,使得唐诗蓬勃发展,空前繁荣,并走向光辉的黄金时代。

在唐诗发展的每一个时期,都出现了一些风格相近、成就相侔、关系密迩的并称诗人。这些并称诗人,有一些是接近流派或可称为准流派的诗人群;有一些虽自立门户、创作各别而成就却不相上下。他们在当时独领风骚而对后代影响深远。本书将以这些诗人群为研究的主要对象,而以每一个诗人群为独立的单元,详细比较和论述他们在诗歌创作上相同或相异之处,探索他们在诗歌创作上杰出的艺术成就,寻绎他们诗歌创作的个性与特色。

唐代的这一个个诗人群,当时就受到诗人和诗论家的高度重视,并有比较和抑扬。历经宋元明清诸朝,更有许多著名的诗论家,对这些诗人群,作了许多精辟的评鹭,在比较中显示其高下与特色。有许多评语相当准确,都是一语中的、一锤定音。但古人的诗评,往往是直感式的判断,形式上又是一些零星的碎语,虽不乏金片玉屑,终未能融铸成器。且对同一研究对象,各

人抑扬不一,差距甚巨,甚而臧否完全相反。但无论是肯定或否定、赞扬或批评,对我们研究这些诗人,都是很有启发的。故在写作中,将尽可能地吸取其中一些有益的东西。即便是与我们的看法完全相左,也可作为研究评判的参照。那些有棱角的批评家,他们的思想光芒是永远不会熄灭的。本书欲用他们的余光,照亮自己的视角,并在研究中发现一些新的光点。

我们在本书中,拟专注诗歌自身的艺术研究,抓住诗的形象、意境以及古典诗歌诸多表现技法与成功运用,加以细致的剖析,从实际出发,实事求是。采取多角度、多侧面的评析,不求各节的视角一致。著者将对研究的对象诗歌,反复阅读、吟诵、辨味、体悟,力图有一些实际的感受,然后将体悟到的东西进行理论分析与归纳,这样可能会显得琐细,但却会谈得实在一些,力避先入为主与架空分析。力争凡所论述,都是可以看得见、摸得着、说得清、道得明的诗歌特色,而不是玄之又玄或摸不着头脑的丈二金刚。

传统的研究将唐诗分为初、盛、中、晚四个时期,它反映了不同时期唐诗创作的不同风貌与态势,揭示了唐诗发展的规律,是比较科学和接近唐诗创作实际的。尽管这种分法,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,但在更科学的唐诗分期出现以前,它还是为大多数研究者基本认可的。为了方便起见,拟仍采用。有些同时代的并称诗人,其活动跨入两个时期,如陈子昂与张九龄、李贺与李商隐,拟放在前一期,这种做法与唐诗分期稍有扞格,但也似可通融。在最后一章,我们将专门探讨唐代诗人的继承与影响,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,有着极广阔的研究空间与宽泛的内容,还有许多未开垦的处女地,这远非个人力量或一本书的部分章节所能完成的。本书只想抓几个点,欲从纵的方面说明唐诗

的发展衍变状况。如此,前四章将着重从横的方面,检讨并称诗人在同一时期的创作特征,第五章则从纵的方面,探索唐诗发展渐进的脉络。在纵横交错中,立体地看唐诗的发展。这样做,或较清晰。

现在,就揭开帷幕,在比较中看唐诗的衍化、演进以及众多诗人的精彩的创作表演与特色。

目 次

叙 论	(1)
-----------	-----

上 编

第一章 初唐诗歌	(3)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一节 沈佺期与宋之问	(3)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二节 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诗歌	(16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第三节 陈子昂与张九龄	(31)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第二章 盛唐诗歌	(46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第一节 王维孟浩然的田园诗山水诗	(47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第二节 高适岑参的边塞诗	(62)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第三节 李白王昌龄的七言绝句	(77)
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第四节 李杜诗反映现实之不同方式	(91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第五节 李白杜甫的名句	(108)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第六节 李诗影响不及杜诗之原因探讨	(117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第三章 中唐诗歌	(130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第一节 韦应物柳宗元的五言古诗	(130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第二节	韩愈与孟郊·····	(142)
第三节	孟郊与贾岛·····	(158)
第四节	孟郊与李贺·····	(172)
第五节	李贺刘言史庄南杰诗歌及余波·····	(181)
第六节	李贺李商隐诗的朦胧美·····	(196)
第四章	晚唐诗歌·····	(212)
第一节	杜牧李商隐的咏史诗·····	(213)
第二节	李商隐温庭筠的七律·····	(224)

下 编

第五章	承前与启后·····	(241)
第一节	李白对陶诗的继承·····	(242)
第二节	屈原与李贺·····	(255)
第三节	李白与李贺·····	(270)
第四节	韩愈对杜诗的继承与发展·····	(289)
第五节	杜诗对李贺诗风的影响·····	(305)
第六节	杜甫与李商隐的七言律诗·····	(316)
第七节	李白与郭祥正·····	(337)
第八节	杜甫与元诗·····	(343)
主要参考文献·····	(352)	

上 编

第一章

初唐诗歌

从高祖武德元年(618),至玄宗先天元年(712),是为初唐时期。在这近百年的时间里,诗歌艺术有了长足的发展,唐诗渐次成熟,并出现了许多并称的诗人。他们在诗歌创作上桴鼓相应,互相推毂,使诗歌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前进。沈佺期、宋之问在五言律诗的定型中、在题材的拓展中,以及在诗歌艺术的演进中,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。王勃、杨炯、卢照邻、骆宾王,他们把诗歌题材由宫廷引向江山塞漠,感情开始昂扬,使诗歌朝着健康向上的道路迈进。陈子昂强调“诗言志”,企图从根本上革除绮丽诗风,而张九龄则在诗歌创作中重视抒情,使诗歌圆融玉润。他们在唐诗发展中,承前启后,有着历史性的贡献。

第一节 沈佺期与宋之问

沈佺期与宋之问,是初唐诗坛极重要的两位诗人,在当时居于领袖群伦的地位。但因为他们都是典型的宫廷诗人,其人品

也有许多毛病,特别是宋之问,史学家给他头上泼了许多脏水,在评价文学作品思想内容第一或唯一的情势下,在要求诗品与人品吻合一致的标准中,文学史家对他们的诗歌创作成就则不够重视。虽然学者一致肯定他们在五律的完成与定型方面的贡献,而对其他方面的贡献与成就则漠然置之,甚或不置一词。这种评价与其诗歌创作成就及其在诗歌发展史上的特殊贡献,有着较大的距离。因此,有重新评论的必要。

—

沈、宋在中国诗歌史上的突出贡献之一,在于对诗歌题材的开拓。他们使初唐诗歌由写狭隘的宫廷生活走向广阔的现实,为唐诗的繁荣与发展,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

谈到对唐诗题材的开拓,闻一多先生有个著名的论断,已为文学史家所接受。他说:“宫体诗在卢骆手里是由宫廷走到市井,五律到王杨的时代是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。”^① 其实,以宫廷诗人著称的沈、宋,由于迁谪与流放,其诗又何尝不是如此呢? 沈、宋在四杰开拓题材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诗的题材扩大,他们对田园诗与边塞诗的创作与实践,为盛唐以王、孟为首的山水田园诗派与以高、岑为代表的边塞诗派,开辟了一条广阔的创作道路。

诚然,沈、宋长期处在庙堂之上,是武则天时期很典型的御用文人,他们把奉和应制、歌功颂德、点缀升平,视为自己的天职,并为之尽职尽责,得到皇帝的青睐与同僚的羡慕。他们也都

① 闻一多:《唐诗杂论》,第28页,古籍出版社,1956。

以应制的诗才凌驾于同僚之上,大有鹤立鸡群之势,为此他们也感到骄傲与自豪。于是,当时诗坛以应制诗为标的的沈、宋体遂风靡一时。但在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风云变幻中,冰山急倒,一旦失势,他们都落入个人生活不幸的深渊。宋之问曾经两次被流放,最终赐死钦州;沈佺期先因所谓“考功受赇”下狱,再因与张易之关系密迹而遭贬。他们都由受宠的诗人,变为罪犯和囚徒,因流放而远离京国,长途跋涉,生活上备受艰辛,个人自由遭到严格的限制,政治地位一落千丈,前后生活何啻天壤。生活的反差引起感情的深刻变化,从此也写出了许多真切动人的诗篇。在宋之问诗集中,写于流放途中的诗篇有二十多首,记录了他人生感情最真实的一页。《晚泊湘江》、《过蛮洞》、《经梧州》、《渡吴江别王长史》、《途中寒食题黄梅临江驿寄崔融》、《题大庾岭北驿》、《度大庾岭》等,都是长期传诵的名篇。这些诗写了他流放途中遭受的磨难与苦况,流露出深切的思国怀乡的情绪,异常真实地反映了他的处境与心情。譬如《题大庾岭北驿》:“阳月南飞雁,传闻至此回。我行殊未已,何日复归来!江静潮初落,林昏瘴不开。明朝望乡处,应见陇头梅。”古代的人,认为一过大庾岭便与中原隔绝,进入蛮荒瘴疠之区,因此,有生死离别之悲。被贬的人,悲痛之情尤甚,此诗就是表达这种心情的。诗人到了岭北,看到北雁南飞,至此也要转回,而自己还不得不继续南下。想像明日过岭之后,回头北望,中原风物,都被岭上梅花隔断,望不见了。悲痛而失望的心情自在言外。这类诗虽然抒写的是个人的不幸遭遇,但在封建社会却有着普遍的品格与意义。在中国封建社会,统治阶级内部经常发生激剧的矛盾,有许多人因斗争失败而遭贬,因此迁客骚人都有着与宋之问类似的心态,他的诗最易引起这些人的共鸣。就在今天,仍有着较高的认识价值

与审美价值。对朝廷的怨愤、对乡国的深切怀念、对自己前途的迷茫的抒写,构成这类诗的基调。它在中国诗史上,有着深远的影响。

武则天长安四年,沈佺期在洛阳,以“考功受赇”下狱。他对此极为不满,在《移禁司刑》、《被弹》两首诗中,抒发了他的怨恨与不平。“任直翻多毁,安身遂少徒”(《移禁司刑》)。“平生受直道,遂为众所嫉。……万铍当众怒,千谤无片实。庶以白黑谗,显此泾渭质。……事间拾虚证,理外存枉笔”(《被弹》)。看来诗人被下狱是完全冤枉的,诗中写了他遭浮议而下狱的激愤情绪,在客观上暴露了封建社会的尖锐矛盾以及司法与监狱的无比黑暗。在宋之问被贬泷州的同时,沈佺期被贬驩州,有《初达驩州》、《岭表逢寒食》、《驩州南亭夜望》、《题椰子树》、《入鬼门关》、《答魍魎代书寄家人》等,比起宋之问来,情绪更为激愤,感情更为沉痛。《初达驩州》写道:“魂魄游鬼门,骸骨遗鲸口。夜则忍饥卧,朝则抱病走。搔首向南荒,拭泪看北斗。”《入鬼门关》云:“昔传瘴江路,今到鬼门关。土地无人老,流移几客还。自从别京洛,颓鬓与衰颜。夕宿含沙里,晨行冈路间。马危千仞谷,舟险万重湾。问我投何地,西南尽百蛮。”写出了流放途中的苦况与心情。沈佺期的流放驩州,是因为曾经谄事张易之,对此事他也很不以为然。“自幼输丹恳,何尝玷白圭。承言窜遐魅,雪枉问深狴。”(《赦到不得归题江上石》)“古来尧舜舜,何必罪驩兜。”(《从驩州廨宅移住山间水亭赠苏使君》)意谓你母后武则天与张易之长期鬼混,倒没有事儿,我们与张易之接近就要受严谴了,真真岂有此理?诗人的诘难与责问,非常符合情理。但在封建专制时期,哪里有理可讲,有公道可言呢?诗人这样写固然出于愤慨,但必须有胆识才行。因此,黄裳说:此诗“宋不能道。虽是

愤语,却超卓不凡”^①。的确如此。沈佺期由于个人的性格以及不同的遭遇,比起宋之问来,他的诗写得很坦露,对唐王朝流露出强烈的不满情绪,至少不像宋那么恭顺和逆来顺受。因此,在他流放期间写的诗,有着更高的认识价值与社会意义。总之,沈、宋两人都有着个人不幸的遭遇,并写了较多的抒写个人不幸遭遇的诗篇,凝注了真切的感情,有着较高的审美价值。

宋之问有陆浑山庄、蓝田山庄等有名的别墅,这两个山庄分别在东京与西京附近,山清水秀,风景优美,诗人在休沐期间,经常到山庄盘桓,写了许多有名的诗篇。《夜饮东亭》、《答田征君》、《蓝田山庄》、《陆浑山庄》、《陆浑水亭》、《陆浑南桃花汤》、《忆嵩山陆浑旧宅》等,都是一时的杰构。《陆浑山庄》云:“归来物外情,负杖阅岩耕。源水看花入,幽林采药行。野人相问姓,山鸟自呼名。去去独吾乐,无能愧此生。”《蓝田山庄》云:“宦游非吏隐,心事好幽偏。考室先依地,为农且用天。辋川朝伐木,蓝水暮浇田。独与秦山老,相欢春酒前。”诗人以隐者的面目出现,俨然世外高人。对世情的澹泊、对田园生活的一往情深,都显现着田园山水诗的情调。这些诗意境的谐和、诗意的完美、诗格的淡远,以及语言的自然与本色,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,差可与王维的田园诗比肩。因此,我以为他是以王、孟为代表的盛唐田园山水诗派的先驱,他的诗上承陶、谢,下启王、孟,在诗史上无疑是起到了桥梁作用。有趣的是,王维后得宋之问辋川别墅,写了著名的《辋川集》和许多田园诗,成为山水田园诗的一代诗宗,可见诗人写田园山水诗,固然与其经历与生活情趣有关,然得江山之助亦不可或缺。总之,宋之问的田园诗,在诗歌发展演

^① 郭绍虞:《清诗话续编》,第300页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3。

进中,有其突出的地位,这应引起文学史家的高度重视。他也写过送人赴边塞的诗,可以看做是高、岑边塞诗的前奏。譬如《送朔方何侍郎》一诗,可谓准边塞诗,颇有壮阔的气势,有着咄咄逼人的盛唐气象。这对盛唐边塞诗,无疑有着积极的影响。

与宋之问相较,沈佺期则写了数量较多、质量较高的边塞诗,其贡献则主要在边塞诗的开创上。他的边塞诗,启高、岑边塞诗之先河,在文学史上的功绩不可淹没。如果说《骢马》、《关山月》、《被试出塞》是乐府边塞诗,其内容为乐府旧题所定,大多是承袭了前人的成绩,没有多少创新,那么《塞北二首》、《送卢管记仙客北伐》,则是地道的边塞诗了。尤其《送卢管记仙客北伐》,情绪迢举昂扬,感情慷慨激越,诗的气势磅礴,流荡着一股振奋人心的力量。余如“云迎出塞马,风卷度河旗。计日方夷寇,夜闻枕杜诗”(《夏日都门送司马员外逸客孙员外佺北征》)。也是颇有气骨的。这对盛唐时期高适等人的边塞诗,有着明显的影响。

如上所述,沈、宋是当时著名的宫廷诗人,他们都写了许多应制诗。一般地说,应制诗是酬应之具,那些御用文人,以揣摩皇帝的心性意向见长,以阿谀奉承为能事。写诗喜欢修饰、用典,讲究雍容华贵,诗里充满了虚假的感情,很少有真情实感的流露。他们只知仰承皇帝的鼻息,惟皇帝的好尚是颂,还谈得上什么诗格、人格?但也不可一概而论,粪秽中也可能偶尔生出一朵鲜艳的香花,产生一些特殊的例外。沈、宋的个别应制诗,也还有较好的意境,特别是宋之问的一些应制诗,写得是比较好的,甚至还值得我们一读。譬如:“谷转斜盘径,川回曲抱原。风来花自舞,春入鸟能言。”(《春日芙蓉园侍宴应制》)江山多娇而又春意盎然,令人神往。“野含时雨润,山杂夏云多。……悠然

小天下，归路满笙歌。”（《夏日仙萼亭应制》）此诗不特意境好，有着较真实的思想感情，而且写出了国力强盛、经济繁荣昌盛下诗人的气质与自豪心情，有着鲜明的盛唐气象。它虽然旨在阿颂皇风，但也较好地反映了社会现实。“乐思回斜日，歌辞继大风。今朝天子贵，不假叔孙通。”（《奉和幸长安故城未央宫应制》）这种意境情调与诗的气势，远非前人可以比拟的。这些诗虽然旨在歌功颂德，但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。沈佺期的应制诗稍逊宋之问一筹，但也时有可读的诗句。如：“霜威变绿树，云气落青岑。水殿黄花合，山亭绛叶深。朱旗夹小径，宝马驻青浔。苑吏收寒果，饔人膳野禽。承欢不觉暝，遥响素秋砧。”（《白莲花亭侍宴应制》）“步辇寻丹嶂，竹宫在翠微。川长看鸟灭，谷转听猿稀。天磴扶阶迥，云泉透户飞。闲花开石竹，幽叶吐蔷薇。”（《仙萼池亭侍宴应制》）有些写景的句子，颇有诗意。诚如翁方纲所云：“沈、宋应制诸作，精丽不待言，而尤在运以流宕之气。此元自六朝风度变来，所以非后来试帖所能几及也。”^① 总之，沈、宋的应制诗，并非全都是文化垃圾。

二

沈、宋诗在诗歌艺术的演进中，表现出自己的个性特色，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，以此促进了初唐诗歌艺术技巧的发展与成熟。

首先，沈、宋诗歌具有气势壮大、感情豪迈的特点。由于大唐国力无比强盛，经济空前繁荣，社会欣欣向荣，在这种大好形

^① 郭绍虞：《清诗话续编》，第1366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。